



路史發揮卷第五

論說十二篇

堯舜禹非謚辨湯

論謚法書蘇洵謚法

九錫霸者之盛禮臣瓚

巽禪非求為異

辨帝堯冢明舜禹事

論舜不出黃帝

舜不幸以孝名井廩妾

大麓說

路史發揮卷第五
論說十二篇
堯舜禹非謚辨
論謚法

韶說

夔說

申都

辨帝舜冢

路史發揮卷第五

盧陵羅泌

盧陵羅泌



堯舜禹非謚辨

學者必自見不有所見而惟一隅以求經天下之通患也夷益弃契皆名也而夷弃獨以官稱稷舜虞伯后稷司徒皆官也而契洎益何為以名著邪古之人要不為是抱也名分之際要不不可亂非此則惟取其辭之順而已書曰咨伯謂宗伯也即秩宗爾伯爵也亦非字周五十以伯仲予迷路史既推堯舜禹為之名矣復以故勳重華文命為之名學者疑焉謂放勳重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為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

為謚鮮有以為名者曰否皆名也謚不出于古書傳
 雖云謚出黃帝然實出於周公何以言之予觀夏商
 帝王皆非謚法知之也夏世帝王猶以名紀至商始以甲乙為號故湯名履而號
天乙外丙沃丁大商小甲皆別有名世不知也世本云湯名天乙安矣惟湯名履而又曰舉世不知也說
張晏顏師古等以為禹湯皆字亦非特商國中一邑名爾故潛夫論商後有湯戶今相之湯陰古北殷之
地昔秦伐湯是也日死謚周道也古者生無爵死無
 謚故始皇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
 而以行為謚是以秦秀謂昔周公吊二季之陵遲衰
 大道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非古有之而穀梁
 子亦曰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

名所以懲惡而觀善也世有謚法轉悉文致堯舜禹
 湯桀紂之類而辱入之蓋始於白虎群儒斯最荒唐
 者也夫堯舜禹之為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
 咨汝禹汝弃汝契是果名也若以為謚則弃契垂益
 夔龍一皆為謚而後可有鰥在下曰禹舜是豈鰥而
 在下已有謚乎彼則又曰此後世之追志斯亦罔矣
 夫書之於名分法最嚴密世莫稽也方舜未嗣每書
 以舜蓋未始一稱帝逮其既立則惟書帝而弗復書
 以舜此則上古記史之法如是抑豈先謚而後帝乎
按舜典未受禪命則惟稱舜其稱帝者比堯也及文祖之後始稱以帝惟首咨四岳一稱舜蓋方求代之

初所以別于堯尔且舜典所稱帝皆為堯三謨所稱帝皆為舜亦宜審哉昔魏周訢謂魏君曰吾所賢者堯舜而堯舜名是古未嘗以為謚也然則其說謬於漢儒可知矣雖然堯舜禹之為名其受命於尊者而放勳重華之與文命則其號謂之名人之所以名之者也放勳者極功也推而放之無所至極者也重華者繼明也紹堯之後惟有光華而文命則特文德之命若贊舜之格者者是也孟子曰放勳乃徂落放勳曰房之來之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迓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候亦曰文命德盛俊又在官而朱草生夫攷古之迹必求古之無意於言者推

之屈孟之書此無意於言而又出於秦漢之前者也

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為無所本矣王肅淺陋其家語今取大戴禮

五帝德推去其放勳重華文命與赤帝為炎帝之語且易其秋乘九與教能罷為猛獸之說特未達厥指

說者又曰放勳重華第言其德乃若文命而以為

之號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邪以類言之則允迪

當為臯陶之號而下文亦不相侔斯又繆矣夫禹臯

兩謨其文正異其云大禹謨曰者此叙書者之曰也

云若稽古大禹曰文命者此史官之曰而祇承于帝

曰者乃禹言也蓋所謂敷于四海者敷土也禹既敷

土而後敬承于帝而言之也是故禹謨首二曰而用

各異臯謨則不然其云臯陶曰允迪厥德者是直臯
陶之言余故禹復之曰俞斯可哲矣惟協于帝者舜
之德而敷于四海者禹之德然也猶曰其名如是其
德亦如是若劉寬之寬班固之固申屠剛之能剛謝
安之能安皆名象其德也若以是為不侔則重華之
下尤不侔矣正不可若是其拘也舜禹帝者故世有
號以尊其名臯陶
人臣自不應有茲益可知大抵陋儒敢于為妄章句
之卒雖不可泥然亦有不可後夫經指之久晦正以
章句之不明也鄭少梅云放勳重華文命史官以此
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世因史有是稱遂以為之號如
子貢稱孔子天縱將西土後世因謂孔子為將聖然允
越不可為臯陶之號故不可以為於程子云放勳猶
言仲尼或曰孟子為信則謀蓋都君臯父謚既以
白夫子云

為舜之字矣奚為廢之則文非也揚雄韓愈李翱既
有辨蓋都鄙之君云尔一徙成市再徙成都都之有
君自昔然也雄翱云都鄙之都愈云張
以都為於非也君於都尔抑又論之名
以制義以義則堯遜也舜運也禹舉也各有五以德
命為義斯之謂矣堯遜也太平只作堯从三土後下加
比云壘土而高非也舜轉也變也
以中中矣拚轉之意後加大奕字赫盛見故夏華葛
蔡孽榷華翻反皆有舜名禹舉也以允九禹象也外
柔而強禹高同意若夔龍類古人名多有此廣雅云
堯曉也鄭禮記云舜克也玉篇云禹舒也是亦一義
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日舜受傳嗟乎堯舜禹之
成功曰禹後世影意之論各詳紀注
名一無所隱而人之所以言之亦惟如此而已後世
從文制為號謚緣天以誅之曰文曰武斯已矣至唐

天皇事不師古於是始取祖宗號謚而悉變之天寶
之後加增重複遂至繁不可紀是則以爲過三聖邪
夫祖宗之功德果足以超世歟則惟曰放勳曰重華
一二言已足矣苟無其實是厚誣之而誘後世之訕
毀也故孝子仁孫之欲顯其親則莫若使名副其實
曷聞以號謚繁多之爲貴哉陸生曰夫海不辭東流
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是故生無爵財沒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予
以是益知堯舜禹之非謚而後之學士指言堯舜禹
者其爲不遜昧去就甚矣

景德元年命知制誥李宗諤等詳定正辭錄自今
祝板先代帝王有言商王湯之類今正辭錄堯
舜並稱陶唐氏有虞氏其禹湯並稱夏王商王
之類斯爲得體

論謚法

書蘇洵謚法

古之發行於今者惟謚行然二千餘年而靡有定法
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
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
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
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著謚

例事頗該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強為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

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

太平具國

人季八月 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惡謚十七字為三十仍今翰林李士承吉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奏廣增五十五字皆可用沈約賀琛續廣謚請廢不行

蘇洵於是究定古今斷以書傳刊其重複以為法雖其或得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惟其必欲以堯舜禹湯等入謚而謂其法起於三皇五帝之時則大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於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自

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概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行推而崇之尔乃若甲丙庚壬乙辛丁癸何繇而為謚哉若古論謚為法最簡故賈山云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世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見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為二書邕無不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乃出于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為最繁雜而春秋者為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而不傳則知三書洵亦未嘗見

也按洵書云匹夫之有謚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母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於穆天子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於高士傳二者其來久矣比楊侃爲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謚也邕之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於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乃不知元帝之母許恭忠而高帝之母媪已有昭靈之號又何邪五年二月甲午日昭靈夫人五月辛未日昭靈

后是之後書紀論邕不放見而獨於和熹以爲當然豈禮也哉婦人無外行者也是故生也姓配其國沒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嬀燕姑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共宣莊之三姜此以謚從其夫者也惟死先夫則異其謚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謚抑何典邪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禮不下庶人而謚者非下之所造也顏閔至德不聞有謚而蔡暉子穆輒正加以貞宣及穆之死邕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邕亦不知禮邪其貽譏

于有爽而見諂於張璠也宜矣抑嘗言之謚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為名教而後世之謚也為辱典東漢莎車以蠻夷而膺茂典此何為邪然則邕之違禮豈惟邕之罪哉德又不衰其流及於藝術與緇黃矣名器之失孰甚於是顧不謂辱典邪

國朝 四祖暨 太祖 太宗六后俱同

廟謚獨 章聖三后節惠日莊呂公綽以為

非謂古者婦人無謚漢晉以來后謚多因于帝今與謚典不合乞追正前失從之非也三母遠矣魯惠繼室以聲子聲子謚也豈惟後世哉

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

臣瓚

大宗伯以九命正邦國之位九命者一受職再受服

三受位四受器五賜則六賜官七賜國八作牧而九

作伯也王制制三公一命衮有加則賜夫三公入命更如一命則服衮龍為王者之後同矣春秋

書錫命者三此侯伯之命公羊以為加衮服者非左氏說為命珪使執以朝晉羊玄云珪者諸侯朝覲所執成公八年乃錫則三季如晉何執哉是知命者策書教令也然親禮諸侯奉策服加命書其上而文侯之命亦有珪璧之類則命者所以將之介非專教令也故子思子曰王季以九

命作伯而文王因之記有九錫蓋九命之外有加賜

者或以為九命者非也鄭司農許異義以九命為九錫為一蓋以禮言人于三賜

不及車馬而九錫有車馬遂以為三命受位則賜車馬不知九錫車馬牧伯有功始賜宗伯入命作牧注

侯伯德者加命得專征傳晉文侯受賜在春秋說以

皆九命之外故康成知與九錫不同

車馬大輅一元衣服衮冕赤樂器軒垂朱戶形其納

階納入也鑿堂對虎賁三百大虎賁三十可也云三

鈇鉞各一弓矢形弓一矢百鉅鬯一鬯圭為之九錫後

世不能改張華記同亦見禮含文加禮外傳以朱戶

四朱戶第六弓矢第七鈇鉞第八穀梁傳亦若昔先

以七弓矢八鈇鉞非是皆後世遷就之說

王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其功大者其祿厚其德盛者

其禮豐叔日有夾輔之勳師望有鷹揚之烈是故並

啓土宇并受備物宣王中興召虎是資是故釐以王

瓚告于文人皆所以表元勳異賢哲也彤弓之詩天

子之所以錫有功諸侯者也平王有大戎之難文侯

是保是以有弓矢秬鬯圭瓚之錫愛及襄王楚人不

供而文公是賴是以有輅服虎賁弓矢秬鬯之錫出

於曠典俱匪常秩暨漢武帝詔議不舉者罪議者乃

謂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

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而應氏遂以九錫天子制度

尊之故事錫予但數少余臣瓚乃云九錫備物霸者

之盛禮齊桓晉文且不能備今三進賢而輒授之此

殆不然當只受進賢之一錫余台竊求之議者之說

蓋出於虞夏傳其為說曰有功天子一賜車服弓矢

再賜鉅鬯三賜虎賁百人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賊其宗者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教三不適謂之誣誣則黜之一黜少以爵再黜少以地三黜而爵地畢此之是矣禮賜弓矢然後為鬯未賜圭贊則資鬯於天子未賜弓矢則不得專征未賜鉞鉞則不敢專殺大傳云諸侯賜以車服弓矢者得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用不得專殺者以獄屬于得專殺之國不得賜鬯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此晉文公所以執衛侯則歸之京師也平錫晉而書紀文侯之命者聖人於此見征伐自諸侯出錫也者賜也上公九命數已崇極勳業更茂茂以加矣是故制之褒錫以寵後之車馬以代其勞衣服以

章其德樂器以頌其神納陛以節其陞虎賁以衛其軀朱戶以表其居鈇鉞以重其威弓矢以資其權圭

瓚以廣其孝蓋有之矣其數比之九命所以尊有功崇有德也宗均禮含文加注

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言成禮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周旋可觀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佚其體長于教訓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閨房不媿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誼堅強賜之虎賁以脩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親睦九族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其義蓋有脩矣然書傳亦自有異禮外傳云車馬以適遠代勞衣服以飾體象德樂器以和情朱戶以表飾納陛以升降鈇鉞以飾威虎賁以禦衛弓矢以征伐秬鬯以享宗廟按衛音越餘有白虎通義然事於經無有明文厥自後世顧亦多有受其典者而大率非家事是以劉

頌梗趙倫之事云漢之錫魏與夫魏之錫晉俱非可
 以通行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宣
 帝悉無是舉亂舊典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也九錫之
 議竊謂無所施之文若固惜於曹操安石秘吝於桓
 温是皆深達國體者也通典一衣服二朱戶三納陛
 四輿馬五樂則六武賁之士
七鉄鉞八弓矢九秬鬯此本之公羊說非也又云大
 國不過於九次國七小國五尤非公羊說一加服餘
 同 瓚駁漢儒之議當矣世莫知其誰氏蓋薛瓚云崇
 書目及漢書序攷皆不知為誰氏或云于瓚史記索
 隱以為傳瓚皆非乃薛瓚也瓚有集注漢書曰極傳通云
 異禪非求為異

聖人之事一不幸而庸儒以為美談重不幸而姦人

率以藉口堯為天下七十載其明於憂患世故可謂
 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可以為天下於是謀賢而異
 之異于四岳四岳不受然後明明揚側始得舜而庇
 位焉舜之來也堯蓋不勝其喜也嬪以二女賓于四
 門寘之百揆納于大麓凡可以試其更變而應世者
 索為之矣方是時堯非固難之也天下重器授之不
 得而輕也及夫典職數載績用既成于是舉天下而
 付之其付之也特不異於寄器其鄰顏色不變又非
 其易之也得其人則不得而不授也昔之試今之授
 皆堯之所不得已也夫以四岳之賢付之以天下昔

能以朝諸侯而不斷以予之以四岳之親首膺異命
皆可以承重器而亦斷不自受乃皆屬之四海在下
之一窮人然則重華之登舉而付之堯何心於其間
哉噐訟嫚游天方廢之堯顧能違之乎特亦不過行
所無事在賢予賢在子予子惟天所命而已矣夫天
之所予豈偶然哉必其有德見於天下者也天之所
廢亦豈偶然哉必其有罪見於天下者也是故君薨
而世子生且猶不廢以世子爲不得罪於天下也不
可予而予與可予而不予俱廢命也黃帝而來皆予
其子而武王不以予周公然則堯舜豈求爲異也邪

借使朱足以授天下吾知其不以授之舜使其時而
不得舜吾亦知其必不授朱也舜之授禹亦若是而
已矣至於後世不求其故見爭傾之患作而堯舜之
道愈隆則以爲有所矯爲乃諄諄以爲說而詭特之
行行矣中材之主循其名而昧其致不知德之不足
事之獲已而額額行之反道飾情以冀一時之名幾
何而不亂邪吳季札廢遺言而立王僚亂者四世宋
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胥賊之噲
之失國可以監矣是皆樂爲堯舜之禪而不知其所
以禪之所致也宋襄公將遜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

將遜去疾去疾不聽及楚昭欲遜公子閭而子閭亦
不之聽後皆無亂是三子者非貪於名而爲辭也非
惡其富而不爲也誠知一臂之爲重而國爲輕也使
三子者從而利之則亦煩此亂矣蓋嘗言之虛靜者
可以集事而無欲者惟可爲君世有得道之士能化
黃金丹砂一錘成金一錘成白鐵一斤得金四兩及
耄求其人而授之寓其術于風監者數十載矣其所
閱者幾千人矣莫予叶也一旦得無欲者然後誓而
授之不得其人則寧沒而不授何也懼其黷貨妄作
而將及禍失吾知人之監也夫以燒金之術而受之

者必無欲而欲之者必不得而受則巽禪之事從可
知矣是故巽以天下非難也得其人之爲難以天下
巽非貴也合於義之爲貴堯舜之事豈求於巽而可
爲哉德又下衰亂臣賊子盜竊名器乃至矯飾詐僞
致惡聲于聖人曹丕之攘漢也登牆而顯言曰堯舜
之事吾知之矣爰詆孟軻荀况以爲不通禪代之變
而自比於媯汭納漢二女明勒麗石其龔襲僞業姦以
儻囊天下非惟無耻乃有源流復以盜賊之行加之
聖人何聖人之不幸邪嗚呼世無聖人使堯舜之道
不尊爲此曹玷襲者庸儒之罪也昔姚萇固嘗令戶

偉馳說符堅求為堯舜之事矣堅且持之曰姚萇叛
 賊奈何擬之聖人夫以符堅一介妄人猶知守此顧
 儒名而反惑之邪或曰若子之誨則異禪之事其不
 可行歟曰否不然也禪者聖人之事也自非得乎聖
 人則亂不止也堯為父舜為子則異禪為可行矣台
 嘗十復風雷之事感世之賢君尚慕美談多以禪而
 召亂而亂臣賊子售其姦者交接此以自蔽恐世之
 君子因以禪為德也勉為之道

辨帝堯冢

明舜禹事

古今之事緒無窮而地理之差尤為難於究竟堯之

冢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漢章帝元和二年使
 奉太牢祠堯于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皆在濮之雷

澤東南

元和郡縣志堯母廟縣東南四里堯陵縣西三里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

年紀載于碑正觀十一年禁樵採春秋奠酌

而王充乃云葬崇山墨子則

謂北教八狄道死南已之市而葬蚩山之陰蓋儀墓

介

論衡曰堯葬冀州或云葬崇山儀墓如漢世遠郡園陵與晉悟舜墓之類非實葬所山海經云堯葬

狄山之陽鄆善長以為非亦此類

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言靈臺碑

以為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粵稽地志
 及范曄志則云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
 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又郭緣之述征記成陽城東

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其葬處明白若此惡得云無言邪然述征記在成陽東而今之所識乃在成陽西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壇場相出入有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十里隸于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高誘注曰春秋云成陽山下有穀林是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葬所在有堯之故名焉即庸俗所謂囚堯城者鄆城東北五里有堯城竹書紀年以為堯之末

年德衰為舜所囚在是演義囚堯城在相之陽陰又漢陽有偃朱城在鄆城西比十五里竹書謂舜既囚堯偃塞丹朱於此使不得見寰宇記以載言所錄不欲去蘇鷄為是丹朱息沐之所非塞之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山海經放勳之子為帝丹朱故劉知幾疑舜既廢堯仍立其子俄又奪之而又謂伍助託朝歌有獄基為禹囚虞舜之宮抑嘗訂之蓋其遜位之竹書而謂讓國為虛語荒矣後作游于此此宵人所以得迹其近似而誣焉漢志堯作游成陽游都也蓋武王之牧宮漢祖之沛宮周礼所謂國游者三齊畧云廣固南有堯山巡狩之所登者頂有堯祠豈其所囚哉何以龜之莊周之書極天下之譎者也其讓王之說至有堯不慈舜不孝等語而未嘗有篡竊之一言使差有之周肯不言哉韓非戰國之從橫自賈者也其說疑曰姦人之事其君其諷一而語同

世主說其言而不之辨則姦人愈從而說之曰古之明王非長幼弱也皆聚族偏上而求其利也因曰舜偏堯禹偏舜而自顯其名也田成子宋子罕皆是物也嗟乎以韓非之輩猶能破其說於處士橫議之時而今之學士乃不能毆其惑於聖哲清明之代可謂智乎因三思之是蓋魏晉之事而竹書又出於魏晉之間則其當時逢君之臣為主分諂而附益之不言而論爰復偵之燕之慕容盛晉之愴襄好義者也嘗稱商之太甲而以伊尹事同夷羿即敷之徒雖能初與之較而終以屈聽更譽其言之當而今竹書果有

伊尹放太甲太甲潛出殺伊尹之言乃知逼於一時

雷同詭隨謂白為黑者衆矣

韓非子之說甚明蓋戰國時已有此妄作紀年

云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而立太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太甲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夫太甲之事見於尚書孟子此為可信故左氏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茲足明矣杜預猶以竹書而疑伏生之昏妄况知幾者按書太甲三年已復政乃陳成而作咸有一德伊尹沒太甲子沃丁葬之復命外單訓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作咸又烏有甲立其子焉七年太甲出殺之事高宗亦云先正保予作我先王又曰格于皇天尔尚明保子罔畀阿衡專美有商皆賢之之辭也夫以後王極誦休烈如此何有如是之妄說哉此 太宗皇帝所以稱其特立而謂疑義之不可訓也 夫治古之事曲引而說之何不可哉知幾之妄必請得以佐其說而盡破之毋裨世迷

得以引戈而議其後伯禹曰毋若丹朱明禹子家用
殄厥世予槍若是而史記亦曰朱絕厥世據此附會
則知幾之說牢矣鄉使知幾接此自證則將遂信之
乎我無是也夫殄世者不繼世以有天下也豈絕滅
云乎哉方堯之遜位也將遜之語先聞於岳薦之前
而使嗣之誠已見于側微之日及其出也然後文于
畎畝試以百為如慈親之育其子含飴褊葆繇小以
高大豈若凶殘鬼類愒日玩歲處高據勢怙寵冒權
而為偪邪舜之事官也以之微典則必使其從以之
賓門則必使其睦逮其底績然後致自太麓格于文

祖若蒲而而赴京緩轡取程自邇而之遠非若輕狃

少年不刀口自至衝尹突蹕蹶坑墜壘而後息也雖然

犬豚鳧雁之徒智不足以知聖人汚自昔然矣先聖垂教

不俾世疑堯舜之事二典自備顧學者自昧之舜之聰明堯實聞之及將使嗣位時尚在側微何有逼挾之事且舜之未奉也堯先以其事咨于四岳四岳不受然後奉舜則是未得舜之時堯已有異禪之意足見堯心本不為舜而異也知此則知聖人已知天下后世之有妄奉而必存其始未稍疑者不以之垂世矣

而文忠公之跋亦何足邪謂俗本多作城陽獨此

碑為成陽夫成陽與成陽正自二所成隸濟陰乃古

之成昔武王封母弟于成後遷于成之陽遂曰成陽

十道志引在傳衛師入邠即成也寰宇記并史記武王封季載於成之陽漢於此置雷澤縣

而城陽乃漢齊悼惠之子章所食之國今之兗州是矣不得爲一也趙明誠黃伯思洪丞相皆有說其云廷尉某姓名磨滅據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脩堯靈臺黃屋三十餘而靈臺碑言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掾輔仲君則知爲仲定矣至言漢受濡期則又以爲不知何語此蓋指言漢氏承秦之水運而已夫君子耻一物之不知而病聖賢之失世而公以爲久遠難明之事不知不害爲君子君子博學而反約今也畫

論舜不出黃帝

道有所謂經亦有所謂權法有所謂正亦有所謂義經與正者常也權與義尤不得而廢焉舜之有天下受之堯也受之於堯於是祖堯之祖而不自致其祖方其攝也受終文祖文祖者堯之太祖也及其立也則復格于文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堯之祖以其受之堯也權也虞書曰祖考來格夫所謂考者瞽目之叟而祖者叟之父非可易也然則祖顓頊者特推其位之所自傳者祖之非祖也其宗堯也亦惟推本帝業之所從受而取之以爲配也義也帝於真丘黃帝非虞氏在廟之帝也郊於國之陽帝嚳非虞氏在廟

之主也繇是言之顓頊豈虞氏之祖哉顓頊傳之帝
嚳嚳傳之摯傳之堯是知堯亦祖顓頊矣然則堯舜
之所祖爲傳位者信也降及夏后天下爲家於是而
始祖其祖矣祖其祖常也故康成云有虞氏尚德其
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皆非虞氏之親也自
夏而後稍以其姓代之郊縣是也是鄭亦以舜爲不
出高陽矣然云尚德是不知權與義之說也蘇軾亦
云受天下於人必止於其人之所從受者虞祖顓頊而
宗堯則神宗當爲堯而文祖當爲顓頊帝冬舜禹之
受天下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于其祖宗矣至有天

下從而宗祖之謬以是知顓頊帝堯爲虞氏明堂禘
郊之祖幕而宗洎瞽則祖宗于廟蓋自幕以來微在
匹庶等禮亦無得而豫大祀祖宗于廟禮亦宜之此
記禮者所以惟識其禘郊之祖宗而遺其幕與瞽於
其禮之盛者著之是經權之說也抑固攷之舜非顓
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
既云帝子何得末幾微爲匹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
大司而綴食之禮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舜既堯之五
世從玄孫豈得御堯之女况以玄孫而尚高祖姑昭
穆失當無是若者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惟氏姓

也故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
高陽玄囂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姓非先王
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爲堯之從孫禹乃舜之從祖
堯授天下於從孫舜受天下於從祖自其家人烏得
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予人哉顓頊之傳帝嚳何以
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舜何以不謂之異位商周
漢唐若此者亦衆矣胡得獨稱堯舜乎惟堯能以至
公之天下授之異姓在下之鰥夫故得爲傳賢之帝
惟舜能以所受之天下傳之外姓有功之賢臣故得
稱異位之君四也八元八凱堯帝固多用之然不云

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於是美
其能舉五也舜有堯親非大相遠也顓頊不知而必
資夫岳薦然後舉之歷試諸難如此之艱而後授之
若曰出於側微則舜之德聞非若顓頊之出若水帝
嚳之出江水特出而授之蓋堯以爲非所當授而授
之則天下必將駭其爲者故必歷試使攝及我存而
俾之爲政逮夫厭世而天下已安之矣是以堯假舜
立而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者
此其必不然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或
曰禪竈之言陳水族也故昔史趙謂陳爲顓頊之族

是則舜爲水帝後矣曰不然此假類之言也竈知陳之將作而假類以驗之介舜土屬也豈有近舍舜土而遠攀顓帝之水哉且昔帝王之裔多矣孰有與其所承之類終同者邪楚先火正故火爲楚然吳回之父其王木也曷又舍祖而依宗哉此皆賢哲有以知之宜不可以放世者雖然隋之崔仲方亦嘗申史趙之說謂天時人事隨當滅陳陳既滅于隨矣然陳之必毀隨之必興亦人事之必然者也若曰楚隨火屬則自古以來水必克火曷嘗有火克水邪且陳承土隨火且猶生之巳酉土歲而顧反爲殃乎其不緣此

明矣泌以口是知子羔子所以有虞夏禘郊祖宗或乃異代之問而孔子有召伯甘棠之答不獨爲子羔發也

舜不幸以孝名

井廩事

孝道之難言又矣公西之養親若朋友處曾參之養親若對嚴主參之矜矜固不如損油油也父兄不淑孝悌乃章奇有吉參有哲而後孝之名始著龍逢比干忠著後世桀紂惡也伯夷后稷忠疇當日堯舜賢也忠臣不顯聖君之代孝子豈聞慈父之家哉舜之大孝此舜帝之不幸也韓忠獻言古者聖帝明王爲

不少矣而獨舜稱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事之常不足道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如之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以處之䟽爵以榮之難不死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聽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言不用而難死之是妄死也諫不聽而亡送之是僞送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禍死事而立忠不爲全矣是故大賢寡可書之節衰亂見易名之行世不危亂尚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父兄必慈良則孝悌之名無所見矣帝

舜不幸而以孝名後世豈其所欲哉而論者每無節自孟軻氏唱井廩之事而列女傳首著烏工龍工之說且以爲瞽叟速舜飲二女與藥浴汪豕往終日不醉而史記亦有匿空旁出之語故史通子非之謂使如是特左慈之爲羊劉根之入壁者豈拘姜厄陳之事而柳絮且辨之謂聖人受命必有天祐高帝匿井脫項羽之追光武乘冰免王郎之逐或飛鳥或詐言人謀天筭世固有其傳矣抑嘗訊之親之於子既惡之而無道殺之可也又何井廩完浚之迂哉豈凶人之爲不善亦猶有所愛歟晉獻公之欲殺申生也計

誠決矣然且數年而先戮其傳則無道之心雖父子
間有不得以直肆者聖人之事固可理攷而不可以
迹求也夫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其父頑毋嚚象傲
而獨能諧以孝俾不格于姦尔既不格姦則瞽叟已
底豫矣叟既底豫則井廩之事何自而舉乎凡此一
皆未試用之前也逮其試用則有二女百官而奉之
又復躬爲井廩之事乎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貴勢亦
大矣象縱不仁可得施其志乎茲皆坦然可理曉者
抑何至遻遻如萬子之云哉程氏訓井廩謂孟子方
明象憂亦慮象喜亦喜而不暇井廩是非之辨斯亦

黨矣夫軻固曰奚爲不知則是以爲有是事矣雖然
匪軻志也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臯陶語也鬱
陶乎思君顏厚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
以爲舜象之言此漢人之蔽也昔者孫盛錄曹公平
素之語而裴少期且譏之以其全作夫差亡國之辭
也言以春秋事殊垂越然則規前躡後代有之矣奚
獨於此而疑之哉且渠乞伏儒雅並之元封拓跋宇
文德音同乎正始僞脩混沌何代無有不吊昊天節
南山也不憇遺一老俛守我王十月之交也嬛嬛在
疚閔予小子也而乃以爲譎孔之辭哀公顧亦隼詩

言而謫之乎故曰稱予一人非名也變仲言父非字謚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矣

大麓說

孰謂說經之誤其禍小哉大麓之事自孔安國以為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以謂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而魏晉而下權臣之將奪者一以命之肇亂于此嗟乎六經之不明漢儒害之也唐虞之際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執事之臣無踰於百揆矣豈復有領錄之長職哉錄尚書事自東漢牟融始宋百官志

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肅宗紀云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錄此始誤也酉京无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鳳止領尚書事介夫所謂納于大麓者歷試

諸難之謂而所謂烈風雷雨弗迷者是天有烈風雷雨而舜不迷余陰陽之和則風柔而雨順今也風烈而雷且雨非大動威則陰陽之不和者也乃更以為陰陽和風雨時邪聖人之立言無是若也云大錄萬機之

政故陰陽和諧烈風雷雨各以其應而不迷錯愆伏此孔鮒所記以為孔子答宰我之言安國附會之非聖人意也夫以納麓為領錄烈風為陰陽和不迷為不愆易春秋論語尤此類也風之烈雷而雨豈得謂和且竊以太史公之記觀之謂不然矣其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而王充亦謂堯使

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而行不迷或其與劉子政列女傳遜于林木入于大麓

之言俱其實迹如是豈領錄云乎哉以大麓為三公之位王充已非

之李文叔乃以子長為不知經而蘇氏書解與古史皆論如子長先達多不能決張九成云處之深林大

澤之間凡孝聖人若當自其難堪處觀之也按攷大麓則大陸也故趙之

臨城隆平鎮之大陸澤也一日沃洲是為廣阿澤漢

之鉅鹿廣阿縣隨為大陸即今邢之鉅鹿密邇于趙

故酈元注水經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陸之野

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

澤在今鉅鹿縣西北五里地即廣阿澤東西二十里南比三十里寰宇記在昭慶一名大鹿一日鉅鹿一

名大麓一名沃洲隋國經云大陸大麓廣阿一澤而

異名麓鹿通用也淮南子九數趙有鉅鹿而今雅晉

有大陸呂春秋云晉之大陸錄趙之鉅鹿則為二矣

統之則一也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堯試

舜百揆納于大麓麓者林之大也堯欲使天下皆見

之故置諸侯合群臣與百姓納之大陸之野然後以

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今有非臺高與城

等乃堯禪舜之處始皇二十五年滅趙為鉅鹿郡縣

即唐之昭慶矣禹貢大河北過澤水至大陸然今大

陸與河遠不相涉唐成書傳引地說大河東北流過

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按降在信都密近鉅鹿豈

容千里宜此謂絳然鄭音為下江切謂即其縣之淇

鄗氏今柏人城之東北有孤山者世謂麓山所謂巘

非之密山也記者以為堯之納舜在是十三州志云上有

堯祠俗呼宣務山謂舜昔宣務焉或曰虛無訛也寰

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務山一日虛無山在西北四

里高一千五百五十尺城家記云堯登此山東瞻洪

水

水務訪賢人者也。嶧王喬所企頽之推與王劭見之以示魏收收大驚歎及作莊嚴寺碑用之而之推遂以入廣韻音為權務然嶧本音苑故亦用苑字林乃為亡付亡夫二切故王喬此音嶧鹿瑀言載馬加贈韓定辭云別後嶧嶧山上望羨君元語對王喬蘇子瞻愛之不知為平声矣仙傳王喬為柏人令於東北嶧嶧山得道故詩銘及之

虞夏傳曰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于大麓之野應劭以謂麓者林之大也故康成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因地譬意斯得其指而孔說乃如彼夫子長受經於子國顧豈不知而故倍其師哉蓋有以知其說而當時之有見如此也

惡受書於安國當竊語之為其難則

易斯至矣堯之試舜亦可謂多術哉震雷虩虩且喪七鬯以烈風雷雨而行乎茂林鬱薄之中孰不禽驚麕怖恐懼而失常者而舜方此泰然不迷豈惟度越尋常哉亦天地鬼神之實相也歷踐至此天下無難者矣或曰泰山之麓禪代之所易姓受代故於此乎告之夫堯之觀舜也試之者三年矣於人民則五典從於朝廷則百揆序於賓客則四門穆夫然後納之大麓以觀夫天意之從不既已烈風雷雨之弗迷然後授之而舜方此謙遜未遑受也既未受禪豈有先告代於泰山者乎雖然其所以納之亦必有其禮矣

其不禋柴寅告而遂納之未可也惜乎其不傳亦封

於其豕禋則於其麓封禋告代抑又訊之舜之授禹

亦有納麓列風雷雨之事然則堯舜之事斷可識矣

蓋天下大器王者大統授受之際得不歷試諸難而

決之天哉虞傳云惟五祀具韶樂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為遜禹之事也

詳著紀中嗚呼禋以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周公遭謗天

且動威以章周公之德况舜禹之事邪然則堯舜之

所以納之大麓者豈惟使之主祭哉實亦薦之天有

所以薦之天者抑以盡其命而已矣命者安亂禦安

之正理也論語二十篇終之以不知命而今之君子

皆曰孔不言命夫命孔子之所與也曷不言哉與命與仁

豈不言仁后稷之生鳥翼羊腓齊頃之誕狸乳羶嫗后稷

詳見生民名之曰弃其事明甚齊惠之妾蕭桐子有身賤不敢言生頃公弃之野狸乳之羶覆之故長名

野無昆莫之弃野鳥銜肉東明之擲豕嘔馬噓是豈人

為之哉昆莫生弃于野鳥銜肉飼之凶奴收養後王鳥孫橐離生東明弃之溷豕嘔之弃之廐馬

噓之後小白中鉤弃疾厭紐俱本天命漢高帝唐太

宗夫豈項羽范增建成元吉之所能謀邪 陳橋之

歸契丹自退韓退與受澶淵之役絞車闔發中夜射殺捷覽

是與淳風之不肯去武氏肅宗之不能圖祿山皆若

有鬼神陰沮於其間者肅宗嘗召祿山過東宮傳醜將飲飛鸞落促其中自此不

至而况河圖洛奧生民玄鳥之類卓然見於書詩者多矣焉可誣哉奈何鈇槩之夫諱言符命遂使小人不知天命皆自謂智角立黨與相擠以傾人之家危人之朝者不勝舉至有因夫一夢一讖以証國而速殫者其視大麓之事爲如何邪然則符命之說其可廢哉彼以或者推言太過流入讖緯如孔熙睦孟先以速禍王莽公孫述之徒公以篡竊而隋煬帝唐太宗武韋之流又因之以濫殺於是歸罪三代受命之符舉而廢去者亦矯枉過直矣不知聖人未嘗廢也

韶說

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及在齊而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抑不知韶簫之音何如其和而其爲感之至於斯邪予既紀虞帝觀唐書見后夔之論樂然後鮮矣寤曰韶至矣乎一代之治至於樂而極矣而韶者又今古樂之獨隆者也今夫黨巷之聲有不可常理語堯舜之事固難於鄙見俗情測也且書小藝也能草者不能爲行能隸者不能爲真真行既得則或能今不能古其或極真行備今古矣而胸中無千卷之資日用乏忠恕之行以涵養之則筆下自然無千歲之韻故雖銀鈔萬羣人法具備特墨客之一長亦求

其所謂落玉垂金流奔清舉者一點不可得也此虞
帝箭韶之樂所以俟孔子而後知歟夢之言曰曼擊
鳴球搏拍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遜
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愴愴韶九成
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于有以見
其音之能合天而幽明飛走無一物之失其情也兩
大之間理固有是而宋子京乃以為推美舜德而侈
言之謂鳳未始來獸未始感且樂作之朝廷郊廟朝
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墉之護郊有營衛之禁百獸何
自而至使自山林林林戢戢而參乎百工之間何其

怪邪又如祖考來格則見其上世闖然坐堂上乎吁
茲亦挾兩崖之見度聖人矣夫孝弟之至者通神明
而仁聲之感入人也深故一極其和則天地為之格
鬼神為之感而况於百物之顯者乎聲律氣臭先王
之所以通物類而交神明者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
弗聞於是有蕭簫以達其氣化之而弗至喻之而弗
及於是有鍾鼓以達其聲至其肱響潛通冲虛軼軋
而于于猓猓或接乎其左右氤氳妙竭幽遠畢而鳥
獸百物亦且咸得其樂是故九變八變而天神地示
舉為降出幽明之理默然相契若祝而雞集呼而蚩

至有不可以言語詰者蓋樂也者通倫類之鑰而置

神明之軺也周禮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享說者以為大者易感小者難格此何語和或曰六水數八木數水者物之始而木成乎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故天用六而地用八宗廟以九所以法天之終數斯亦妄矣天下之物孰不成於地哉且六變所致之物以羽物配川澤羸物配山林蠱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祗與大司徒土地所宜之物皆不同焉又何邪聖人之於禮樂也惟致其至而已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必限其至於一變二變之時哉惟致其至斯有以知其必降而必出蓋所謂降出者非必如是而有時乎如是尔詩云先祖是聽而禮齋三日必見其所為齋者又豈若釋氏之徒以或見齊其不見而以不見歸之於必見昔者秦漢垂情祠祀數著光怪悉漢前朝陳寶一祠高文武宣之代百

三十有一見初元以後亦二十至此則陽氣舊祠劉

更生之所列者高帝時五來文帝二十五年武帝之十五宣帝二十五年比武帝之

為樂采詩夜誦文必爾雅而猶聞者興心用事甘泉

僮聲一奏而神光雋壇師曠之作清角一奏輒有玄

鶴二八棲門之危再奏而列三奏於是延脰長鳴舒

翮迅舞杜鴻漸罷蜀副帥月夜率燕綿谷郵亭奏翔

鼓數曲四山猿鳥皆翔飛忻鳴又於別野登閣奏之

羣羊與大忽皆躑躅變旋如其疾徐高下之節此則

自然之聲有以感召非必牽挽而後獲其應也且鈞

奏鶴舞歷代亦已多矣宣帝世宗廟告白鶴集庭孝

昭寢祠鴈五色集西河廟赤鶴下燭起房廣川廟斂

奏軍卷五

奏軍卷五

奏軍卷五

奏軍卷五

奏軍卷五

奏軍卷五

奏軍卷五

奏軍卷五

奏軍卷五

奏軍卷五

鍾聲光明夜徧厥類非一皇甫政之為越泛月鏡湖
有吹笛者俄而細浪旋湧二龍輔舟如聽夏仲御之
刺水也折旋中流為鯢鮪之躍附解之引而風濤震
駭雲霧皆宜自奠之躍船者八九遽土作曲扣舷引
轉而大風應至含冰漱空雲雨響集遠其集氣長嘯
則煙塵頓起差藥自內作苟一氣之英合乎其內而
中聲之和駁發其外則空穴為之來風丘岑為之出
雨草木魚鼈翹搖咸若亦自然之理也變四時暖北
方固有不得而不然者魚出聽馬仰聽常人有能
之而况聖人御天賢者攷樂熙老治以媿仁聲則其

致神響之格飛走之感理宜然者且鳥獸之喜聲其性
與人同而鬼神之情亦樂音也樂五而况笙管有鳥
之聲鍾鼓祝歌有獸之音苟得其中則頑空跣實之
等槍槍乎四海之內而率舞乎椒薄之間矣亦奚必
踴躍虞氏之庭而局止盤辟夔之目前邪火木相感
而然金水相除而流孰匪自然如必一為之說則事
有不得而言者故孔子曰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
天地且猶應之况百獸乎李後主洪樂記曰鳥歌嚶
嚶以其彙征鹿鳴麋麋以
其類聚情發於声而流於音則感動之理迨於鳥獸
而况於人乎夫以人而不知夫樂是同芻人具質而
况心者也豈足言哉方鴻漸之作樂於利州望喜驛
見援鳥之感乃大歎曰若其於此稍致其功猶能及

此况聖人御天而賢者故樂乎王充云鳥獸好怨声其耳与人同何為而不樂然以率舞為可信而風雨靡病為虛言謂樂能乱陰陽則必能調陰陽如是則王者奚必脩身正行惟鼓陰陽之曲則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彼蓋以為一物一事即可以致其大抵溺和夫亦豈知道德仁義政教為大樂之本也大抵溺於人者不可與言天狃於俗者不足以知聖夏王懋德山川鬼神以莫不寧而鳥獸魚鼈亦復咸若周王在囿麇鹿攸伏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而說者亦以為是夸美之辭是則先聖仁人莫非誑矣聞易水之歌者至於怒髮衝冠聆房陵之謳者至於流泣沾水則遜群后諧廢尹非汎辭矣劉琨清嘯而羣胡為之長嘆罷圍劉疇吹笳而群胡為之倚泣欲去則格有苗

馴虞賓非溢語矣棠梨之花羯鼓而綻美人之草度曲而舞而况有情之鳥獸乎唐之園陵王晨衣舉漢之祠室房戶夜開而况流光之祖考乎宮樂一奏而黃鵠下籞中呂一叶而黃鸝繞林然則鳳之差差又何足異邪雖然是特類之相召鳥足上窮虞帝之妙哉若夫南風報德之絃其所以阜財而解愠者雖目窮乎所欲逐耳窮乎所欲聞有不可得而及矣且時聞之子之如齊也遇童子郭門之外挈壺而俱其視精其行端子謂御者趣驅之曰韶樂作矣比至果聞韶馬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自樂也又以樂人非

獨自正也又以正人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茲其所以
悠然不覺發也嗚呼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寢夢
而見周公學琴而見文王神交氣合千載一日其聞
韶也其身固已揖遜乎虞民之廷際九官之肅穆而
評合止之宜矣此所以一為感悅于至彌時猶口爽
也憫然忘味夫又烏知耳目口鼻之在我而聲色臭
味之在彼哉啜醯而口爽嚼梅而齒齧固有兼旬不
能飯者而未嘗知梅與醯者猶莫展也傳曰人莫不
飲食鮮能知味以三月之字為音豈達聖人之口耳
哉

夔論

自知審者言有所不慙而非矜喜得其君者智無隱
而必期有以自效蓋士君子之生世必期有以自見
肯與區區草木同炎而共盡哉方虞帝之命九官也
八官皆遜而夔獨無所遜且復昌言于帝前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於讀如鳥及益稷之論功也則又贊
夫詔曰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前之語夔之喜
得其君而所以自期者後之語則夔之所以敘其樂
之成果如其所期者有以見其收功必效而無言之
不酬也夫以舜之樂得夫夔而益和夔之道遭夫舜

而益章此夔之所以屢道其功而不遜者誠所不慙
故也昔在先朝李照欲下其律乃自言曰異日聽
吾樂當令人物舒長夫以照之爲樂而自許已如此
則夔之樂爲可知矣李照鍾見長編嘉祐元年八月以仁聖之君而
得夫夔臣以孝悌之治而媿之仁聲則其崇德象成
參偕造化與天地八荒之氣相流通而無間不爲難
者此夔之所以自嘉其遇遽許其君而不疑也劉薛
王蘇林梅胡李乃以前語十字爲益稷篇之脫簡複
出亦何安削聖人之經也邪大抵學者患在矜管蠡
而不識聖賢之事業衆之所難以聖人處之爲甚易

聖之所就以衆人覩之爲甚疑遺履失著之徒夫亦
豈知聖人之語凡出自然而非以游言赫也子曰我
戰則克祭則受福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
繇學者億之爲果然邪以小人腹度君子心不旣指
以夸諛之辭哉明乎此則知夔之所以自期爲自信
矣嗟夫夔龍稷契等人也始帝命夔以典樂教胄子
蓋是以典樂之官兼教事者其賢爲可知矣而記禮
者乃以爲夔不達禮其知言歟方帝之命夷秩宗典
三禮也夷巽之夔則夔固非不達禮也惟其禮樂兼
備特在當時知樂優於禮亦教國胄子直寬剛簡不

達於禮者能之乎惟直惟寬惟剛惟簡則知教之所
繇興矣而溫而栗無戲無傲則又知教之所繇廢而
師道亦裕矣孰謂夔其窮歟且昔重黎之舉夔爲樂
正也重黎欲益求人以佐帝曰樂者天地之精得失
之節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故荀子曰知
樂者衆矣而夔獨傳一也豈爲不達禮哉嗚嘻人之
好樂也甚矣其不可奪也先王之時以樂合天下之
情是故必命大賢深窮情致而後聞者日興起末世
之君視爲一技畢付庸瞽啁啾嘈噴惟以取聒是以
無光顯於智又何有於物類之感而啓人之信喜哉人

之化感尤在觀聽樂缺至此此釋之徒所以得竊其
鼓舞之權取西俗戎蠻之樂而附之慈悲不忍之聲
以感動夫人之良能者而人樂之死復之家禮律所
禁則又比其銑鉢八音者而易其爲樂之名度以鄙
猥辛酸之語而叶之曲破以施之服舍之側於是乃
有佞俚辟經而品校精否者果何爲耶情實之相變
理固至是故予嘗謂洒其金碧則釋者萎制其銑鉢
則釋者寂矣於是引而歸之先王之聲教以動化於
天下則移風易俗吾知其不難矣又何俟於異世之
夔邪

申都

虞帝之未嗣也職為司徒故其後有司徒氏司徒之轉又為申屠勝徒申都之氏按漢功臣侯表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則作信都信申古同音也然在史記作韓申徒而良傳復作韓司徒一也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張良為韓司徒云云蓋申徒勝徒者司徒之聲轉申徒申都者申徒之聲轉而信都者又申都之轉也劉敞博聞強記亦意申都為是司徒而不得其證不知王符言之詳矣潜夫論志氏姓篇云沛公之起良生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

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曰司徒或為勝徒然其本共一司徒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妄生事意以為是乃代王為信都也繇此觀之則知當時已自疑誤然申都之為司徒固也顏籀不知乎此直以韓申都為韓王信劉知幾直又以為韓名信都謂子長繆去都而留信踈妄又甚辨帝舜冢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即春秋之諸馮冀州之地遷于負夏衛地卒於

鳴條東夷之人也在河中府安邑或云陳留平丘有鳴條亭然湯伐桀舟三腹昆吾同

時三腹在定陶鳴條義不得在陳諸馮負夏鳴條皆留又安邑有昆吾亭顯其非是也

在河南北故葬于紀所謂紀市也詳紀中紀在河今帝

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

河中又舜冢信矣亦見廣川家李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

葬蒼梧則自漢失之禮記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為南

夷之地不已踈乎孟子言諸馮負夏鳴條伊訓言毫

南夷哉故竇苹云舜卒鳴條去所都蒲阪七千里無

緣葬於蒼梧四千里外而司馬攷異乃為蒼梧為在

中國非必江南然死明夫蒼梧自非五服人風裸割

地氣高瘴在虞夏乃無人之境豈巡狩之所至邪方

堯老舜攝也於是乎有巡狩之事今舜既已耄期勸

劇形神告勞釋負而付禹則巡狩之事禹為之矣豈

復躬巡狩於要荒之外也哉云唐虞三代以五嶺百

是以劉知幾之徒得以撫厲王流彘楚帝遷柳及夏

桀趙嘉之事而疑舜禹之明德必嘗攷之象封有鼻

今道故墓在於始興幽明錄云始興有鼻天子冢鼻

州子城者亦見實錄蓋地後貫南義均封于商故女

康昔人不明為何人乃象冢也

英之冢在商事見劉禹錫嘉話廣記等世紀云舜三

均徙于封所而死其餘支庶或封巴陵或食上虞采

葬焉有說別見

西城邑池陽與夫懷戎衡山長沙無錫故其墓或在

江華或在巴陵上虞荆湖之浙虞帝之迹徧所在有

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

復有歷山云舜耕于此而嘉禾降之又越之餘姚餘

姚山記以為舜父所封而風土記乃云舜支庶之所封又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云民思之而立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媯水之汭損石之東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上虞縣之東本作姚丘又始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今有吳比亭虞濱皆在小江裏去縣五十對小江北岸臨江山上有立石謂之損石俗呼為公嶺又餘姚有渙浦湖輿地寰宇記以為舜渙於此沈攸謂湖今在上虞而今冷道乃有舜廟徐儉碑謂是舜之所都而營浦南亦記有舜巡宿處而道州李西有虞帝廟營其宅蓋不勝紀如營道廟舊在大陽溪溪今不知處漢以來廟九疑山下至唐不存元結建之州西置唐戶刻表勅并狀僖宗時士胡曾權延唐始復之九疑 國初王繼勳奉 詔修歲春秋降祠版蓋皆其後 禹為天下帝之諸子分適它國其之巴陵者 登北氏蓋從之故其墓在於巴陵黃陵也登北氏帝之第三妃 帝之三妃不得皆後于帝死而既葬于陳倉則其先

死矣音即姚皇漢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育冢 既黃英各自有墓則黃陵為登北之墓審矣世以湘陰黃陵為舜妃墓而臨桂縣城北十餘里有雙女冢高十餘丈周二里亦云二妃之葬俱繆今江華太平鄉有舜寺湘陰有大小哀州圖經以為二妃哭舜而名亦妄特舜女也 惟登北氏從徙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

得為湘之神而其光照於百里是皆可得而攷者胡自氣氛而爭為堯之二女乎舜之二女一曰宵明一曰烛光登北氏之所生

有辨 雖然虞帝之墳在在有之何邪海內南經蒼梧別見 大荒南經帝舜葬岳山又海內北經有帝舜臺之類有陵臺說別見 蓋古聖王久于其

位恩霑于俛禹澤及於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為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非一所

也顓學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遠郡國皆起國廟亦

是若也是則九疑之陵或弟象之國所封崇漢惠帝元

年今部國諸侯王立高廟今山陽縣西四十五高廟也至元成時郡國祖宗國廟百六十七所自高祖至

悼皇考各居陵旁立廟并京百七十六園中各有寢便殿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

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也而九

疑山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非商均徙此因葬之後

世遂以為虞帝之墳邪山海經古書也弟首尾多闕決後世不攷按海內朝鮮記

云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此世所憑信者蓋後人所增長沙零陵各

出秦漢非古明矣嘗又訊之大傳符子之書虞帝遜禹於洞

庭張樂成于洞庭之野於是望韶石而九奏則帝蓋

嘗履洞庭而樂韶石亦既遜位而歸國矣遜禹後十載乃崩

九山皆石峯聳特立亦謂之韶石故集德錄言帝得脩身之道治國

之要瞑目端坐冉冉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入十龍之

門泛昭回之河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理茲

山是則九疑之游特夢想之所屆者是以蔡維九疑

碑辭乃云解體而升而胡曾九疑碑圖且謂今無復

墓然則蒼梧之藏有其語而已矣真源賦云因南狩走馬逐鹿同飛蒼

梧莫知所去蓋誕河中之壠焉可誣也世遠論略而諸生若

信蒼梧之言為出于經而予之言亦難乎為信也李

白云重瞳孤墳竟何是則虞帝之冢不明自昔以為

恨也

王充謂舜禹皆以治水死葬于外按是時水平已父柳璆闢劉知幾之說當矣然謂舜因天下

元事肆觀南巡零陵桂林不期奄化而因葬之至此始皇孝武帝之崩載歸路寢而後成禮又大安矣

書云陟方乃死說者以陟方為巡狩孔氏謂升道南

方以死韓愈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南巡巡非陟也陟

者升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蘇軾亦謂陟方

猶升遐乃死為章句後學誤以為經文書云商禮陟

配天惟新陟王故汲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然則在

位五十載陟者為紀帝之沒明矣蘇謂陟方猶升遐誤矣蓋未見紀年

亦解者又何必區區以非五服之地巡狩所不至言

哉傳又謂伐苗民而崩于蒼梧伐苗乃禹也顓達云時苗民已黨三危韓非曰商周七

百餘歲虞夏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欲審堯

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

必之愚也非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

舜者非愚即誣也予既攷定有虞若三妃有鼻諸孤

之墓一旦明白歷歷可知如此抑不知予之愚誣邪

韓子之愚誣邪

